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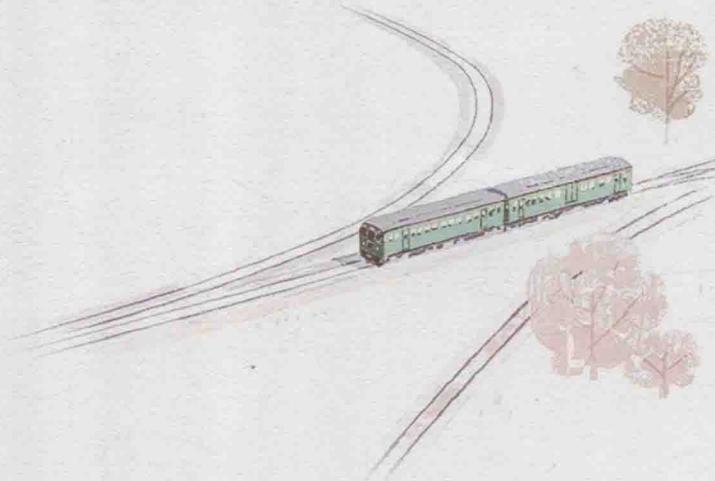
跨度新美文书系
Kuadu Prose Series



the Man and
His Dog

人与狗的欢

刘海生
◎著



- ◎老菜河的早晨
- ◎小城夜话 ◎清水洗尘
- ◎散步的火车
- ◎太阳照在屋脊上
- ◎秋天的晾晒
- ◎那个遥远的小站
- ◎又是一个阴雨的日子
- ◎雪雾 ◎谁是第九个人

中国文史出版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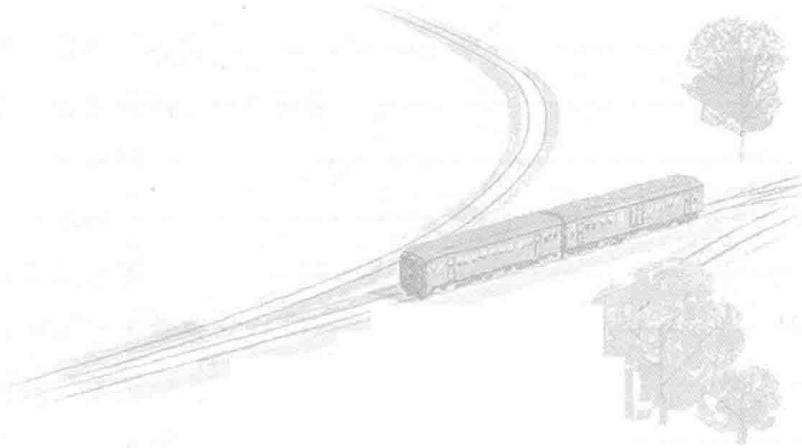
跨度新美文书系
Kuadu Prose Series



the Man and
His Dog

人与狗的欢

刘海生
◎著



中国文史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人与狗的欢 / 刘海生著. — 北京 : 中国文史出版社,
2017. 10

(跨度新美文书系)

ISBN 978 - 7 - 5034 - 9372 - 0

I. ①人… II. ①刘… III. ①散文集 - 中国 - 当代
IV. ①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7)第 150707 号

责任编辑：马合省 薛媛媛

出版发行：中国文史出版社

网 址：<http://www.chinawenshi.net>

社 址：北京市西城区太平桥大街 23 号 邮编：100811

电 话：010 - 66173572 66168268 66192736 (发行部)

传 真：010 - 66192703

印 装：北京盛彩捷印刷有限公司

经 销：全国新华书店

开 本：720 × 1020 1/16

印 张：17.25 字数：221 千字

版 次：2017 年 10 月第 1 版

印 次：2018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45.00 元

文史版图书，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文史版图书，印装错误可与发行部联系退换。

目 录

第一辑 多雪的冬天

从此我有了故乡	3
有谁轻轻地喊了一声家乡	6
老屋及厕所	9
过桥米线	12
同学的晚餐	14
儿时的宇宙梦想	17
等待冬天	19
喊一声北大荒	21
盛世北大荒	24
夜幕下的哈尔滨	26
哈尔滨知青	29
风来云去看北大荒	32
珍宝岛	34
谁是第九个人	37
周末走笔	40
最后一只爱情鸟飞走了	43

头发的故事	45
广阔的广场	48
太阳照在屋脊上	50
办公室里的太阳	52
太阳出来暖洋洋	54
向北望	56
九三的雪	58
9月3日	60
支边青年	62
很多联系不上的事情	64
我扑向雪的怀抱	67
多雪的冬天	69
冬天，是一个童话	71
装在套子里的人	73
公牛	75
狂欢夜的畅想	77
一月一日谈	79
一月二日谈	81
爱着，恨着，彷徨着，走着	83
享受春节	87
向远方	89
我远远地看着你	92
人在旅途月正圆	95
情人节杂感之一	97
情人节杂感之二	100
龙抬头透露出的一种信仰	103
“二月二”定为猪头节	105
回家的日子	106
购物抽奖过节	108

秋天的晾晒	111
月朦胧 鸟朦胧	113
今晚的月亮	115
月是故乡明	117
雪雾	119
我从山里来	121
那时候我还小	123
美丽的星期天	126
老菜河的早晨	129
天边飘来一片蛙鸣	131
又是一个阴雨的日子	134
最炎热的天气	136
晒晒太阳	138
期待着第二次握手	141
小城夜话	144
村庄里面的都市	146
那些城市那些人	149
小城的交通工具	151
小城未来的样子	153
那个遥远的小站	155

第二辑 散步的火车

我的火车	161
清水洗尘	163
心情笔记	166
旅行包和我一起旅行	168
散步的火车	170

第一辑 多雪的冬天

从此我有了故乡

我的故乡在哪里？我一直这么默默地问着自己。过去，我的故乡就是父母的家乡，就是我在档案里填写的籍贯。当我的父母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我曾经到他们生活的地方去寻找故乡的痕迹，我想打开一直压在心底的一个问题，我的父母为什么那么苦苦地思恋着故乡。可是，我在父母的故乡里逡巡了很久，也没有找出答案。

我要离开我生活和工作的哈拉海农场的日子越来越近了，我终于在平静里感到了失落。我一生里头一次出现了坐卧不安，头一次感到了人生的凄凉，头一次体会到了离别是这么艰难，艰难得连心都在抖起来，连看到的世界都亲起来。那片碧绿的草原，那片开花的田野，那片冒着袅袅烟尘的房舍，那在院落里冲出的一只快乐的小公鸡，一只摇摆的鸭子，一头干净的毛驴，都让我激动。我在问自己，这里就是故乡吗？

当我要离开她的时候，我才知道这里是故乡。

一个漂泊的灵魂有了归宿，一颗赤子之心有了着落。回想起来，在这里我已经生活了四十余年，我童年的梦、年轻的梦，铸造在这里。我看着母亲在荒原上的土屋里给我做鱼吃，给我缝制衣服。现在我才知道，荒凉带给人的恐惧是多么可怕。我的母亲在土屋的外面用芦苇夹起一个院子，一捆一捆的芦苇是母亲在草原上自己割回来的。春天里母鸡就在芦苇夹的院子里下蛋，敬业者会孵化出小鸡来。我的父亲更忙。他宠爱我的方式就是给我弄好吃的。我跟在父

亲的后面，在他办公的地方玩耍。我认识了他所有的朋友。在齐齐哈尔的南味饭店吃到了我一生都不能忘记的熘肉段，父亲就开始研究怎么做出饭店里一样好吃的熘肉段来。吃着吃着，我就长大了，我站立在了这片土地上。我把这里作为我的故乡，因为我父母在这里把爱给了我，在这里履行了生命的经历，他们最后把生命留在了这里。我父母安息的地方不就是我的故乡吗？

童年我已经忘却了。我记忆里是我懵懂初开的时候，我就在这里。我看到的第一个漂亮的女人就在那片草原上，于是我知道了世界上还有爱情。我从初中开始，就知道女同学好看，从高中开始就梦里惦记着班级里漂亮的女同学。参加工作后，我开始了恋爱。我有了一个又一个介绍到我身边的女人，有了一个又一个我爱慕的女人。最后，在这块土地上我娶了妻子，成立了家庭，有了自己的孩子。我的初恋留在了有花的原野上，我的爱情留在了广阔的沼泽里，我的失恋留在了空旷的教室里，我的迷惘和意识留在了无边的麦海中。于是，我就想，成家的地方不就是故乡吗？结婚的地方不就是故乡吗？爱恋滋生的地方不就是故乡吗？我知道，这里永远是我的故乡啊！

我在这里生活着，我的亲人也在这里生活着，我的朋友在这里生活着。于是我就有了亲人们的亲人，我有了朋友中的朋友。我已经像大树下盘根错节的根须，牢牢地抓紧这块土地了。我是这里的一块土，一节草，一只燕子，一片砖瓦。如果说人的亲情是父母，是兄弟姐妹，是妻子儿女，其实更重要的还有那一丝丝的感情的牵挂和眷恋。家庭的感情是树，亲情就是土地。有了感情的树和亲情的土地，这里不就是故乡吗？我的故乡啊！

我不知道我做过什么，对于一个人的事业感来说，也许很多很多。我知道我自己教过书，做过工人，后来在机关做了干部。干部是有台阶的，我到了台阶的最后一级。我满身伤痕地站在这高高的台阶之上，遥望着生命的远方。我把疲累当作了知足，我把奋斗当作了娱乐，我把爱当作了奉献。我不知道什么叫事业的成功，我只

知道我做过了。做了，就是满足。我做过事的地方不就是我的故乡吗？

这是一个秋阳高照的中午，我来到了我新的工作岗位。坐在陌生的桌椅前，我第一件事是给家人打个电话。用新办公室的电话打过去，电话里传出一声提示：请在被叫号码前面加拨0。噢，我已经在异域他乡了！

我的心酸酸的，酸酸的……但是又甜甜的：因为从此我有了故乡。

这是我留在故乡的最后一篇文章。再见了，朋友们！

有谁轻轻地喊了一声家乡

最近喜欢读诗歌，喜欢听歌曲，我也不知道这种心态是一种什么心态。电视《北风那个吹》里的片尾歌，非常好听。听了几遍，心都飘飘的。那雪，那泪，就那么飘飘洒洒地，留在了心头。

最近《北大荒文学》的主编玉林兄来，把他新出版的诗集《回首与歌唱》送给我。我夜里把每一首诗歌都读完了，玉林兄激动地说他找到了知己，于是玉林兄在酒桌上给我吟诵了他的几首著名的诗歌。我说我喜欢你诗集里的两首诗，一首是写草帽的，那挂在墙上的草帽，带给你的回忆也感染了我。另一首，就是这两句。于是我就背诵下来：

在长城往北三千里地方
有谁轻轻地喊了一声 家乡

写北大荒的诗歌很多。优秀的赞颂北大荒的诗歌让很多写诗的后人都无法再写北大荒了。可是玉林兄的这两句诗，把我的心撩起来，撩得很热，很激动。

是啊，那片荒原，那片沉寂而广阔的土地，是谁在轻轻地喊，把它喊作家乡呢？是十万官兵吗？是支边的山东移民吗？是那些所谓的盲流吗？是谁呢？是我，是我的父母，我的兄弟姐妹。在这肥沃的土地上，在这严酷的环境里，在寂寞和孤独的岁月里，那颗火

热的心，在喊，喊一声这片养育我的土地，喊一声这为你流尽了汗水奉献了生命的土地，喊一声拼出了信仰和忠诚的土地。轻轻地，喊着；轻轻地，述说。当这片土地已经翻身，成为北大仓的时候，人们依然轻轻地喊一声，是儿女喊着父母，是情人喊着恩爱——我的家乡。

在我的记忆里，上个世纪，共和国的早晨，长城以南的火车在跨过山海关的瞬间，汽笛长鸣，在那个沸腾的时代，大潮涌人这片沉睡的荒原。火车上的人，无论是将军或是士兵，父母还是儿女，心里都在念叨着“北大荒”这三个字，因为那里是他们未来的家乡。他们不知道北大荒是什么，更不知道在北大荒的这片原野上，他们会怎样生活。记得我的北大荒的家乡，那些来了的移民，有的住了一夜就跑了，有的住了几天就跑了。办公室值班的一位老同志经常和我说起，他在山东就入了党，来的时候就是支部书记。可是因为一天夜里值班，乡亲们跑了十多个，他的书记也当不成了。现在那些移民的孩子们都做了领导，他却在值班，连个干部都不是。我看着他的一脸皱纹，懂得他人生的沧桑，心里就不免有几分同情。直到有一天我在一个破旧的土屋里再一次看到一个老年的移民因为生活的困难需要救济的时候，我才知道，开垦北大荒的人，除了奉献，他们自己并没有得到什么。那种注定的寒冷和艰苦以及清贫，而被呼唤了很久的北大荒，他们的最后的家乡，已经是复转官兵、支边移民和下放的知识分子以及游走而来的盲流们铸就的北大荒精神了。我们喊一声北大荒，我的家乡，迎面而来的是那飘扬的旗帜和呼啸的机车，是壮实的汉子和结实的妇女，是田野上永不枯竭的绿色。

我作为北大荒的后代，我正在沐浴的北大荒的季风里寻找前辈们播撒的种子。我不仅在广袤的山川和大地上寻找，我还要在文学艺术里去寻找。我的散文的启蒙最早是林清的《大豆摇铃的时节》。完达山下的林涛红叶和乌苏里江的鱼汛冰凌，清晰地印在我的脑海里。今天，玉林兄的诗歌，再一次唤醒了我，我正循着玉林兄的诗行，看着我家乡的收获。

人在病中读诗，是一种解脱；人在病中写诗，是思想的深刻。

而我在病中读诗，是因为诗歌的短小和易读。可是我没有想到竟然会被玉林兄的诗歌感染，心里不平静起来。我几次和玉林兄喝酒，第一次他就喝多了。我对能喝醉酒的人是很敬重的。那时我还没有读他的诗，还不知道他的诗写得这么好，可是我已经知道他的人很好了。读了他的诗歌之后，我再看他的那张长脸，在面目的表情里面，我看到了他的深沉。那仿佛完达山一样的面孔，我就看出了松涛的翻滚和大江的涌动。他的脸上最好看的是那双眼睛，可是他永远不舍得睁开，而是微微地眯着，含满了诗情。如果我们都平静下来，对望着，我就会感到，他的整个的脸上，飘逸而出的正是那轻轻的呼喊：家乡。

老屋及厕所

《雨中的太阳》说到了我家的老楼，我心里就生出几分回忆。由于工作的原因，很久没有见到那座灰色的老楼了，老楼里面的邻居也好久没有见到了。

这座老楼是农场最早的一座住宅楼，建设的时候也引来了很多的争议。当时场里很困难，但是场长还是要建一座楼，改善人们的生活。这座楼里有招待所、食堂。住宅部分是想给场里的领导，后来因为争议，而给了离休的老干部。我因为我的父亲是离休的老干部而住进了楼里。那时候人们还没有住楼的观念。住进去的人因为是老干部也没有引起议论。但是住进去的人都明白，这座楼建的时候因为没有人明白，图纸是让一个设计师套改来的，所以虽然面积大，但是不合理的地方也很多。

当时领导为什么要建楼，其实大家都是理解的。当时这个农场还归沈阳军区管理。每年都有各级领导要来，来的领导都住在招待所里。招待所是当年建场后和办公室一起建起来的平房，里面没有卫生间，上厕所就要到招待所后面的大厕所里去。夏天还行，冬天上厕所就很难。后来领导就安排了尿桶，晚上放在房间的走廊里，领导就不用上外面的厕所了。领导晚上喝足了酒，又喝足了茶水，睡觉的时候，尿就会很多，常常是尿桶里的撒尿声把走廊震得嗡嗡响。第二天，女服务员就会提一桶尿倒出去。走廊里弥漫着臊味，但是服务员也喜欢这样做。因为没有尿桶，人们出了门就在院子里

尿，冻起来的冰还要刨。

我说的领导是大校以下的。如果来了将军，就安排在办公楼里住。把办公楼里的接待室和办公室腾出来，放上床，将军和服务的士兵就住进去。这座办公楼建的时候，因为当时的场领导的观念没有转变，所以就没有设计厕所。办公室里办公的人上厕所都要到外面去。离办公室十几米远的地方是个简易的厕所。关于这个厕所的故事我在《远去的马群》和《我爱》这两篇小说里都描写过。男女厕所之间是一堵墙，因为是起脊的房子，支起的三角架没有用砖封闭上，所以男女厕所之间是通的。男的在这边说话，女的在那边说话，就像面对面说的一样，听得很清楚。所以，场里的很多秘密都是在男女们上厕所时随意说话而传出去了。常常是一方说得热烈，就忘记了对方还有人；如果对方还有人，那么对方就会停止一切声音，听着这面的动静，只有出厕所的时候才会发现。更有好事者每天观察领导和哪个女人好，一个一个地派对，写成小的字报，贴在厕所里，引起大家的注意，还有的就直接用粉笔写到墙上。那时候，男女关系是打倒别人的唯一武器。在我的意识里，这种厕所是最伤风化的。人们对于声音的想象要比直接面对更有杀伤力。

将军们住在楼里也没有厕所，很是别扭。虽然将军们理解场里的艰苦，但是想起上厕所的难处，在讲话的时候也会从别的方面批评农场。后来上来个小学文化的大校，说话直率，做事利索，声音洪亮，聪明异常。他在会上直接批评农场的场长，说光想着发展，来的人都没地方住，住下没地方上厕所。我一批评，你们的领导说走几步就行了。谁给你走几步啊？冬天上厕所，冷风从下面吹上来，屁股啥的都冻硬了；要是小便，也要跑一趟，光着脚跑到厕所，手也冻得解不开裤腰带了。我这是最后一次来，下次再没有厕所，我是不来了。

领导一说，场长急了，领导一走，就把楼房的仓库改成了厕所。我们办公的人很高兴，因为这下不用上外面的厕所了。厕所刚弄好没有几天，就堵了。于是领导把厕所锁上，专门等领导来再用，机

关的人都有了意见。场长一来气，建个楼，于是就有了我现在住的老楼。我任领导期间，因为招待食堂的管道堵了，也出现过厕所的事件。这个故事我就不想写在这里了，以后可以在我的小说里面读到。我十分感谢《雨中的太阳》给我带来的回忆，祝愿那轮雨水洗礼的太阳更加明亮！